



# 孙瑞龙



## 唯安分守己，不愧不怍

孙瑞龙出身于书香门第，对诗文辞赋颇为精到。父亲给他的规定：凡是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许麻烦别人做。

学业优秀的孙瑞龙师从黄宛教授，从此在心脏起搏的临床应用领域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在中国心脏电生理学的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孙瑞龙教授用他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一个简单而直白的哲理：那些不为名利诱惑者，其真正的成功与世人的尊敬却在不经意间纷沓而来。

## 书香门第

1927年，孙瑞龙出生在上海崇明岛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曾为前清进士并与蔡元培同榜。由于家学渊源深厚，他自幼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饱读诗文辞赋、通览史籍名篇。

少年时代起，父亲给他教训和规定：凡是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许麻烦别人做。上中学时，在其手工制作的书架上，父亲为他题了一副对联：“水能性淡为我友，竹解心虚是吾师”。此后，这副对联便成了孙教授一生的座右铭。

父亲还传达祖父遗传的家训：“不夤缘一事；不苟取一钱”。办事走“正道”、不走“旁道”；不该得到的物品、钱财不拿。

自幼良好的家庭教育塑造了孙瑞龙教授一生的优秀品性。至耄耋之年，他仍能全文背诵王勃的千古奇文《滕王阁序》，足见其儒雅学识根基之深。

孙瑞龙数十年的同事兼密友、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蒋文平教授曾说：“孙瑞龙教授人称‘孙夫子’。夫子者大学问家也，孙教授当之无愧。孙教授雅兴之余还能即兴赋诗，借古赏今，使人顿感身处妙境。”

孙瑞龙在80岁时曾作诗：“万事不如书在手，时光飞逝不回头。有涯寿命无涯识，一息犹存学不休。”然而酷爱国学的孙瑞龙并未选择文史专业，而是投身了医学。

## 跟随黄宛

1946年，孙瑞龙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学制包括三年的医学预科阶段和五年的医本科阶段。预科阶段在综合性大学完成，然后再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考试。而燕京大学的医预系则是向北京协和医学院输送学生最多的综合性大学。即使如此，淘汰率也是相当高的，而且进入

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后，还会继续淘汰。

孙瑞龙在 1950 年因成绩优异且综合能力强，被授予国际斐陶斐励学会颁发的金钥匙奖，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入学考试。

国际斐陶斐励学会颁发的金钥匙奖是当时所有大学生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各大学中只有最知名及品格高尚的教授才能成为会员。为了激励中国学生，学会特别设立了金钥匙奖，每年只发一次，各大学只有一名学生能获此殊荣。20 世纪 50 年代后，该学会停止了在大陆的活动，所以孙瑞龙也是最后一批获得金钥匙奖的学生之一。

到 8 年学习结束时，孙瑞龙被授予优等生称号。1954 年，孙瑞龙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并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工作。

其间，孙瑞龙参加了北京密云水库建设工程，任密云水库总医院内科主管医师。1961 年，在密云水库工程完成后，孙瑞龙回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

1963 年，孙瑞龙考取了中国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在职研究生，转到了阜外医院。已过而立之年的孙瑞龙成为黄宛的开门弟子，攻读心血管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1994 年，首届“黄宛心电学奖”，孙瑞龙（右）从导师黄宛教授（左）手中接过奖杯

在 1966 年中国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学程期满后，孙瑞龙就留在阜外医院工作。

黄宛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以超人的才华执掌心电学旗帜，让心电图在中国迅速普及，而他的学生孙瑞龙

也在中国心脏电生理学上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1994年，首届“黄宛心电学奖”揭晓，孙瑞龙从导师黄宛教授手中接过奖杯。

孙瑞龙在送别去世的黄宛后说：“恨吾庸碌事无成，负疚灵前哭纵声，未达杏林所期望，汗颜不敢面师尊。”

## 勇于开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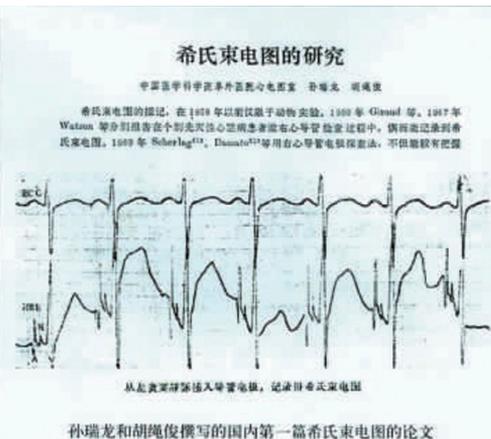
1963年，世界心脏起搏技术方兴未艾，我国在1962年也由霍銮锵、刘忠豫等教授将起搏技术应用于临床。孙瑞龙敏锐地意识到，要想提高中国心脏病的治疗水平，必须攻克心脏起搏技术的难关。

当时，国产起搏器还不能生产，整个北京地区心脏起搏器的研制工作仍属空白。但不久，阜外医院意外得到了一批美国进口的Edward起搏器。1965年，孙瑞龙完成了阜外医院首例心脏起搏器的置入，成为中国第一代心脏起搏医师。

随后数年，孙瑞龙还帮助许多兄弟医院与专业医师开展心脏起搏工作。为国内起搏器的推广应用起了积极作用，且经过多年来与国内几个生产研制单位协作，促进了我国心脏起搏器制造与应用的发展。阜外医院在国内人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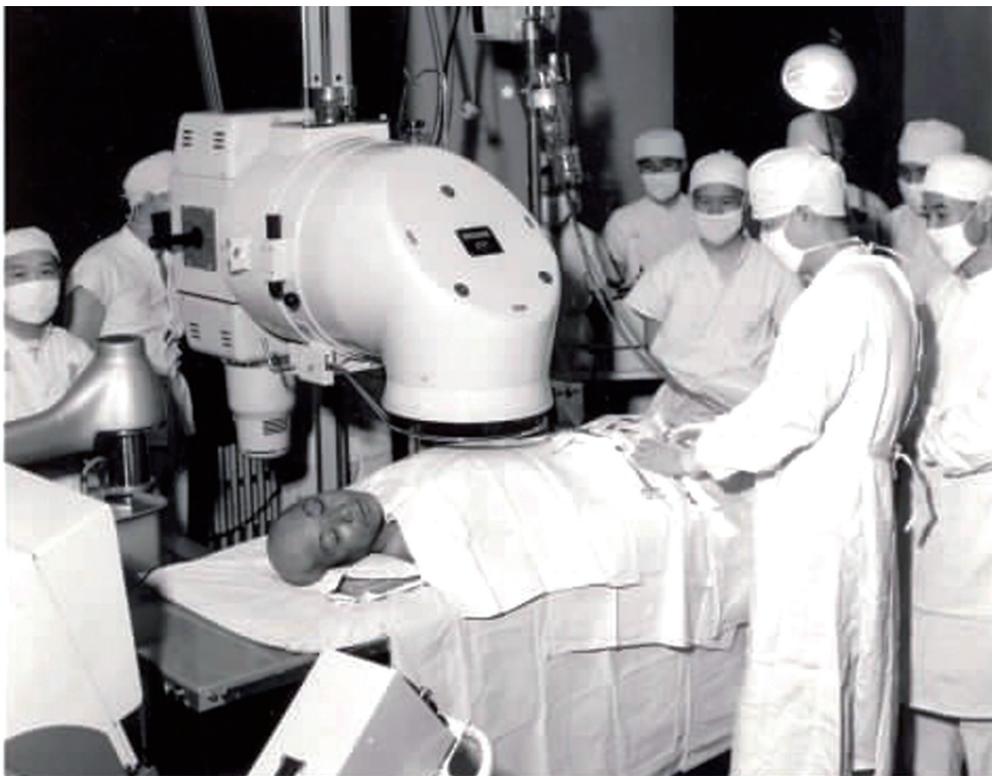


1973年，孙瑞龙（左三）和胡绳俊（左二）记录下国内首例希氏束电图



心脏起搏器技术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1969年，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 Scherlag 创立了经导管希氏束电图的记录技术，并与 Wellens 创立心脏程序刺激技术，共同构筑了心脏电生理学的基石。孙瑞龙及时捕捉到这一信息，仅用2年时间，就与胡绳俊一起克服了资料匮乏、无据可循的重重困难，自行设计制造了心电前置放大器，并与心电图机相连，采用恰当的频响、滤波和时间常数后，在X线下反复寻找心导管记录希氏束电图的适当位置，终于在1973年10月为1例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用电极导管记录出国内首例希氏束电图，并将随后几十例国人希氏束电图的正常值于1975年发表在《心脏血管疾病杂志》上。希氏束电图的成功记录标志着中国心电生理学时代的开始。



1973年，孙瑞龙（右一）与郑宗锸（右三）共同完成冠脉造影

1973年，美国华裔医生郑宗铎访华，为提高中国的心血管病诊疗水平，这位精诚报国的恺悌学者决心将冠脉造影术引进中国。孙瑞龙作为阜外医院心内科的精英，成为协助郑宗铎教授的医生。6月7日，孙瑞龙与郑宗铎共同完成了中国首例冠脉造影术。冠脉造影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心脏内外科的发展。

1991年4月，在美国 Broadman 教授的指导下，孙瑞龙、朱中林、汪康平、黄诒焯等中国专家完成了中国首例体内自动除颤器（ICD）的置入术。

对于别人给自己的赞誉，孙瑞龙曾说：生平空蓄志登先，技薄能低总赧颜。临事自评勤与惰，开怀最喜后超前。

## 领导风范

1981年，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技术工程委员会（中国心律学会前身）成立，孙瑞龙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孙瑞龙教授对专业之外的名利得失毫无兴趣。1985年，在西安召开的第三



1991年，在美国专家 Broadman 教授指导下，中国首例体内自动除颤器（ICD）在苏州医学院附属一院植入，当时还需要开胸将电极植入心外膜，孙瑞龙、朱中林、汪康平、黄诒焯等参加了手术。

届学术年会期间，常委会提议由孙瑞龙担任学会第三届主任委员，但他谦虚地表示不够资格担当重任。1981—2005年，孙瑞龙教授连续担任中国心律学会的5届副主任委员长达25年。

1987年，创刊7年的学会会刊《心脏

起搏与心电生理》面临重重困难。关键时刻，湖北武汉的李庚山挺身而出，接办会刊，将其更名为《起搏与心脏》并在全国公开发行，编委会一致推举孙瑞龙担任《起搏与心脏》主编。孙瑞龙执掌帅印，成为首任主编，并一直担任了10年。1994年，会刊再次更名为《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成为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期刊之一。

在20世纪70年代，孙瑞龙曾多次参与接待White等国际知名专家访问中国。1979年，在“中美心脏病医师联谊会”的组织安排下，首批中国心血管医师代表团访美，孙瑞龙、石美鑫等著名专家踏上美洲大陆，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热烈欢迎。

1980年，为提高专业水平，年过五旬的孙瑞龙再赴美国麻省总医院，做为期1年的访问学者。这是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第一批中国学者。作为一名已经功成名就、在国内早已名闻遐迩的专家，孙瑞龙完全可以享受已经取得的成绩。但在孙瑞龙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停歇”这两个字。在美国1年的时间里，孙瑞龙不仅汲取了世界心脏起搏与电生理最先进的经验，也在工作中赢得了美国同行的一致赞誉。

## 传道授业

孙瑞龙在20世纪70年代主编的《简明心电图学》是当时心电学界的一部“圣经”，几乎人手一册。对于每一份疑难心电图的分析，孙教授均能娓娓道来，说明其可能的诊断、机制及解释。

作为孙瑞龙的学生，现任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主任张澍教授回忆：“当时，我的临床电药理学课题的每一个研究病例，孙教授都亲自指导分析研究结果，帮助我克服种种困难。孙教授在繁忙的科研和临床工作之余，逐字逐句地对我的研究生论文进行修改完善。”

孙瑞龙生活俭朴、穿着无华，他在北京协和医院一间地窖子里住了很多年，

他曾多次表示，能有一间朝南有太阳的房间就好，后来总算有了一套不大的居室朝南的公寓房，他就显得很满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电脑已经逐渐普及，但是很多老专家仍然不能接受，更不用说使用了，而孙教授已能熟练地使用电脑。他使用的电脑是他在日本儿子淘汰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因此总出故障。当时，孙教授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台属于自己的新电脑。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也是 2 年后才实现的。当孙教授坐在属于自己的电脑面前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这辈子，我的愿望都实现了”。

2008 年，正值孙瑞龙和陈新两位教授 80 华诞，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分会及阜外医院相继给两位老寿星庆典祝贺。在两次庆典上，孙瑞龙教授说道：“我快乐，大家快乐；你们在座的都是精英，你们的光辉照亮了我。”而孙瑞龙对自己的评价是：唯安分守己，不愧不怍，心安理得，乐天知命。

有人说，孙瑞龙这辈子太谦虚了，否则以他的才学、能力和成就，他应该取得更高的地位，或者有更高的职位。主任、院长可以有很多个，而孙瑞龙作为学者所取得的成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这就是他的地位。

文 / 裴佳